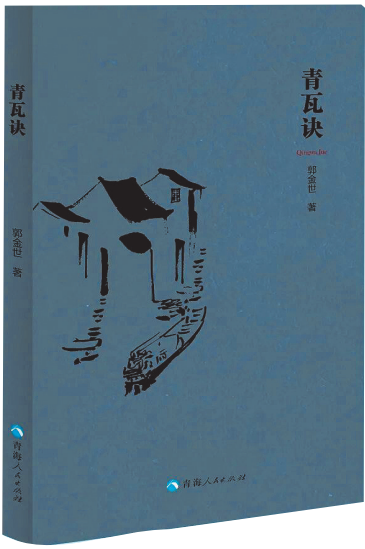


郭金世诗集《青瓦诀》:

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 陈学璞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青瓦诀》。

仡佬族诗人郭金世诗集《青瓦诀》，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或者说民族特色。一般来说，文学的民族性是指文学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的特定民族的生存环境、文化特征、心理素质、审美方式和传统习俗等独特属性。文学的民族性涉及文学作品反映特定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语言特征。

诗集如同一面镜子，亮出了作者近年来的心灵旅程，对生活的思考与感悟。书中共收录 171 首诗歌，分为三辑。

第一辑“旧器物”，是对那些被时光遗忘或正在被淘汰的旧器物的深情回望。写了 72 种日常生活生产器物。《酒壶》名列第一，是由于它在旧器物中不可撼动的地位。“在火塘边，酒壶的位置总是不可或缺从左往右转，或者从右往左转/碰上落空的酒碗，酒壶就留下脚步/时光流逝，远行的人还是会喝上一壶”。仡佬人在家里吃饭，酒壶挂在墙上；仡佬人出行，酒壶背在身上；仡佬人祭祀祖宗，用酒

壶往碗里倒酒；仡佬人待客，更是少不了酒壶的繁忙。“喝上一壶”是仡佬人的礼仪、风俗和念想。对旧器物的思念，固然是一种怀旧，而更多的是民族生存环境的渲染，是人与自然相辅相成的映照。诗中器物的“旧”，并不是陈旧、失落、消沉，而是对过往的情愫，对未来的笃定。诗人把仡佬人“那些被时光遗忘或正在被淘汰的旧器物”写活了，把叙旧变成了民族生活的焕新。

第二辑“忆过往”，是对过去的追忆与反思。这一辑虽然也是追忆过往，却重在反思。对民族生活变化的反思，对生产变革的反思，对人生的反思，对生命与疾病的反思。从诗的标题可以看出些许，如《听过的风声》《爱过的人》《走过的路》等。《过往》写道：“太阳拖着月亮来，月亮捧着太阳去/过去是永远过去，过去永远不会过去/一个人以行云流水的姿态尝尽万事万物/一场风雨敬苍天，人间处处皆过往”，蕴含着哲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回眸“过往”不是心灰意冷、心猿意马，而是顺应事物的发展变化，尊重自然规律和人的生存规律。不必杞人忧天，因为苍天有眼，人间处处皆过往。

第三辑“那些痛”，是对生活中种种痛苦的深刻剖析。无论是身体的病痛，还是亲人离去、社会变迁带来的心灵创伤，在诗句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这一辑 50 首诗，写了《一朵疼痛的云》《从心坎上脱落》《疼痛一直延续》等，无不与痛苦、忧伤息息相关。《如果无法阻止》写道：“带状疱疹后遗症一直扰乱皮下神经，疼痛/像大火烧山一样，呼啦啦地卷走一片风景/神经痛不是一付草药就能扑灭”。诗人试图通过对个体难以治愈的疾病和人间艰难困苦的叙写，表达对生活的思考与对人生的理解，希冀读者能从字里行间找到共鸣，感受到一份来自心灵深处的温暖与鼓励。对于那些不可避免的“痛”，不是回避退却，而是坚韧不拔，迎头痛击。

纵观全诗，浸润仡佬人对生存的抗

争，对发展的渴望，对生命的热爱，对人生的追求。从立意深度来看，这三辑不是并列关系，而是递进关系，思考一辑比一辑深入，一层比一层深刻。诗集描写的酒壶、算盘、旧瓦片、煤油灯等器物，除了万年壶等特殊的器具外，中华民族的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都使用。喝酒、祭祀等习俗虽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世界各地都有存在。至于风湿病、带状疱疹等疾病，并不仅仅是针对某一个民族的，仡佬人深受其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人也会受到危害。诗集正是透过仡佬人与自然灾害和遭受悲痛的斗争，展示家国情怀和人类的不屈精神与对生命的执着，蕴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念。

诗集呈现的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还表现在创作方法的多样性。和许多民族诗人一样，作者热爱家乡的河流山川、民族的风情传统，熟稔民族人情世故。创作方法上，诗集的主调是现实主义，素材来自仡佬族的人物、环境和情感生活。作者继承民族传统，但并没有囿于传统，而是广泛借鉴，兼收并蓄各种创作方法，恰到好处地既运用了赋比兴等传统手法，又娴熟自如地驾驭象征、荒诞、隐意、抽象、意识流等现代手法。“疼痛就是一朵难以名状的云”，“把所有美好拧成一股绳，然后牢牢拽在手里”，“眼巴巴看着日子从手板心滑落，像握不住的水”，真情与想象、诗意与远方，天马行空又融为一体。

近几年，作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冥思苦想，奋笔疾书，陆续出版了《青瓦诀》等 4 本诗集，立足于新时代，从不同的维度反映、折射和透视了广西仡佬族的历史现状、村落民居、人文风貌。这在仡佬族文化人中罕见，在民族作家中也是突出的。笔者在诗集中读到了仡佬族，领悟到中华民族，似乎也看到了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好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民族的地域的，也是世界的。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陈振波诗学研究专著《追寻诗的踪迹》:

燃起诗歌的火焰

□ 李路平

陈振波曾就读于西南大学的新诗研究所，跟随梁笑梅和蒋登科等老师进行新诗研究，纵观《追寻诗的踪迹》，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所受的系统的诗歌研究训练。从诗歌文化研究，到诗歌流派现象研究，再到诗人个案研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既有宏观的论述，又有微观的分析，从源流，到趋势，再到个体，这是一个诗歌内行者的诗歌研究专著。

作为一个研究型的诗人，陈振波拥有比较扎实的哲学理论基础及文艺学功底。从“诗歌文化研究”这一小辑的文章中就能很明显地感受到。陈振波试图用 3 篇文章阐述自我对诗歌的理论思考，试图从深沉的哲学层面，建构自我的诗歌理论体系，对中国抒情诗源流的认知和分析，后现代语境对中国新诗的渗透和影响，以及对诗歌诠释学的思考和路径。相对于当下诗歌批评者热衷具体的诗人及作品研究，这样宏大的研究是少有的，这也便凸显出陈振波的能力及“野心”。

从第二辑中的文章可以看出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也即“诗歌流派现象研究”，他在这里梳理了国内新诗的发展潮流，并就“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进行了详细阐述，还对在那段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比较重要影响的选本“中国新诗年鉴”做了系统分析，以及因诗歌写作潮流的转向等招致的新诗“读不懂”现象加以了剖析。这是全书占比最多的一部

分。陈振波似乎有意识地与当下的诗歌现场保持距离，始终站在诗歌经典化的立场，以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态度，梳理着过去二三十年前的诗歌“遗产”。

由此可知，他对当下诗歌的态度是抱有怀疑的。在第三辑的诗人个案研究里，他更是选取了李叔同、戴望舒、芒克与克洛代尔四位诗人加以分析，既分析具体的诗歌文本，又对诗论加以阐述，更是从外国诗人的作品中提取“中国形象”进行探讨。由此可见陈振波的开阔视野，对诗歌的多维度审视，以及文化研究的积累。他不拘泥于从文本到文本，而是以一种开放式的批评角度，对诗歌进行立体地研究。比如分析芒克的诗歌与生活，他并未陷入“新批评”被人诟病的泥淖，而是紧贴诗人的具体生活，寻找与作品的呼应，又适可而止，保留诗歌用以“感受”的部分，甚至可以说，他主要保留了这个部分。

如果说本书中我最喜欢的部分，那无疑就是第四辑“诗学探微”了。陈振波构筑的诗学批评体系，没有一定文学修养或诗歌知识的人，是很难理解他所阐述的诗学评价体系的，但面对这一辑里的文章时，则谁都能尝试来理解。这或许是他严肃诗歌研究途中的伴生文字，既保留了他始终思考的诗歌评价体系，又充满了个人的日常趣味，没有具体的对象，但有非常生动的例子和思考方式，是两篇非常有趣的诗歌随笔。在里面，他探讨诗歌的语言与词汇、诗歌与



▲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追寻诗的踪迹》。

真实、诗歌与安慰和反抗遗忘、诗歌的声音和意识等。每一篇短章都是一次灼见，一些瞬间的感悟与启示，这些或许更值得反复推敲。

《追寻诗的踪迹》并非是他完整诗学研究的呈现，我想它的价值更在于此：我们应如何认识当下的诗歌及其流变，面对一首诗时应该如何进入它的内部，每一个诗人及作品的背后更深层的文化内涵源于何处，等等，这本书即是尝试对这些疑问加以解答。

在身边的同行里，很少人在提供足资谈论的诗歌作品之外，仍能提供相应的诗歌评论文本，但陈振波燃起诗歌的火焰，花开两朵，这本书的出版，便让他的花朵齐开了。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赣州人，现居南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荒野寻马》。

最初读到依蔓的文章是《野马削鬃》，写的是依蔓不远万里前往西班牙一个偏远村庄萨布塞多“找马”艰辛且心情复杂的历程，充满了异域色彩，吸引着我一字不落地读下去。没想到那么快，她的新书《荒野寻马》就出来了。如果说，她从城市逃离到荒野当中去，是一种探险，是自然的遥远呼唤，那么她的勇气是异于常人的。况且，在这之前，她经历了辞职、身体与精神的双重不适、多次搬家等波动之事。

很多人对外部世界充满向往，不得不说，“逃离”成了一部分人的精神状态和美好追求。通过旅行，见识更广阔的天地万物，寻求心灵的宁静与富足。《荒野寻马》切合这样的主题，治愈了苦苦思索的依蔓，也可能治愈一些患有焦虑症的读者。

与一般的旅行不一样的是，依蔓深入到荒野的生活当中。在中俄边境的恩和草原，在伦敦森林，在西班牙北部的村庄，在蒙俄边境的查坦部落，依蔓在陌生之地，经历了茫茫雪地和荒原这种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对旅途中的种种困难，也产生过迟疑、沮丧与不安。但面对喜欢的马，她体验到寻找的快乐与安宁。

她动情地写道：“我喜欢在所有游客离开的黄昏，趴在木栏上看马。马在围栏中，缓步，吃草。天光将暗未暗，温和的混沌。”这不就是自然的魅力吗？它可以安放疲惫的身体，也可以安放受伤的心灵。

书中有很多妙不可言的环境描写。置身于大自然中，依蔓用心去感受，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她会发出这样的感叹：“真满足啊。我伸伸懒腰，舒展筋骨，站起来试图寻找马兹和沙瓦的身影。”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鸟一兽，在她笔下，犹如一幅幅美景展现在读者面前。寻马，何尝不是为了寻找都市之外的另一个自己。

马是自由自在的，没有太多束缚，完全沉浸在广阔的天地当中。逃离一成不变的都市生活，依蔓体验到马儿自由驰骋的快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为了生存和发展，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但也不要忘了，工作之余，还可以像依蔓那样，到荒野中去，到马匹中去，寻找一份自由与清静，在回归自然中找回本真的自己。

在依蔓眼里，出现在河边的驯鹿是优雅的，“鹿蹄轻轻拨开水面”。这份优雅，存在于荒野，也存在于走进荒野里的人们。

看见野马被捕捉回村庄，看见野马的鬃毛被强制剪去，依蔓感到困惑和难以理解，这是粗暴还是热爱？但这样的传统年复一年地在西班牙的偏远村庄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这种复杂的存在，让依蔓意识到“人是如此复杂的存在。”这就没有把事情和人简单化。关键在于，处于复杂的环境当中，我们该如何选择，享受野马节还是像驯鹿那样优雅地路过河面？

一路走来，她不断地与过往和解，因为她认识到自然里面拥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人的一生也一样，同样拥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学会拥抱种种不确定性，并做好迎接的准备。巨大的美，可以理解为顺境，也可以理解为逆境。顺境也好，逆境也罢，都是人生常态，犹如依蔓写在书中的最后一句话：“松枝在炉中噼啪作响。”松枝燃烧了自己，是被迫的，无法反抗的，但在炉中，它们依然发出响亮的声音。

依蔓在书中插入不少自己在都市工作、生活所遇到的不适与困境，时时透露出紧张的气氛。她选择到荒野中去寻找马，寻找另一个自己。在描述牧民生活时，她是客观从容的，舒缓的节奏里洋溢着一种喜悦之情，写出了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那种难得的温情。

作为哲学硕士，依蔓哲学功底深厚，热衷在书中展开哲学探讨。这让《荒野寻马》不仅仅是一本描述之书，更是一本辩论之书。依蔓将身体放置于自然之中，通过哲学思考，厘清了一些困惑与不满。这让她变得轻盈起来。

这本书的迷人之处，还在于依蔓独特的叙述与描述能力。整本书的行文风格让我想到了加缪的行文风格，短促硬朗又让人颇感迷惑。我甚至还想到风格迥异的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写得很轻盈，快感十足，让人在困境中找到缕缕温情。《荒野寻马》也有写得很轻盈的时候，里面的温情不是男女之欢，却一样散发出迷人的芳香。

《秀英厨房》是书中比较特殊的一篇，写的是外婆用客家美食喂养一家人的美好回忆，也写到父母亲离婚尤其父亲的种种恶行对作者所造成的心灵创伤。这篇文章放在最后一部分“穿越荒原”里，或许依蔓想告诉我们，她穿越了自然的荒原，同时也穿越了世间的荒原。

(作者工作于广西农业科学院)

依蔓长篇非虚构《荒野寻马》:

穿越自然的荒原与世间的荒原